守护

 ——枣庄广播电视台潘寻炜

**阅读点：**用电波传递感动，用话语温暖人心，用故事激励平凡，用真情感动听众，在距离人心最近的地方，点亮夜晚的灯，守护每一颗风中摇曳的灵魂，关注每一段不该被遗忘的人生，是新闻舆论工作着的一种社会责任。

大家好，我是枣庄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潘寻炜。原来我不叫这个名字，高中时读了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这句诗，毅然给自己改名：寻炜，是含义光明的火字旁的炜。那时候没想到枣庄的广播节目中有一天会有一档节目用这个名字来命名，而那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寻炜，会被我一说就是二十四年。

进入电台工作之前，我种地，当过乡镇广播员，绣花女工，招待所服务员等等，考进电台之后我又做了九年的临时工，所以我作为持证记者的年限不算太久。我们领导说我阅历多，是个有故事的人，于是我就做了一档专门听别人讲故事的谈心节目。今天，我就在听过的成千上万普通人的故事中找出三个，和大家分享。

第一个是个女孩，自己取得名字叫撒网，她总是给我写信，很好看的字很美的行文。再然后来电台找我，刘海盖住整个额头和半边眼睛，这孩子总是怕人似得低着头，从不抬头看人。她父母离婚了又各自成家，又各自有了孩子，撒网随父亲生活但在家里基本上是个透明人，她不讨喜且脾气倔强让父亲很生气，几个月爷俩都不说一句话。有一天，夜里十二点我下节目，她在我们单位门口等我，很胆怯的问我：寻炜姐，你能抱抱我吗？那天，我敞开自己并不宽大的胸膛拥抱着那个十六岁的孩子，她的小身子因为冬夜的寒冷轻轻颤抖，温热的眼泪无声湿了我的胸口。在卸下防备的深夜，人心的真实和脆弱清晰可见。我心里很难受。 也就是那天，让我忽然懂得了每晚我们节目存在的意义，面对静夜无眠的人群，我可以做些什么。

第二个是个盲人他叫张浩，他从东北来山东想上盲校，路上钱被偷了流落到了枣庄，随身携带的收音机让他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在人民公园的电话亭他打通了我们的节目热线，他告诉我他的身世遭遇，再三确定我的名字，然后说：寻炜姐，你将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说话的人了。那天的节目中那吧嗒一声的挂线让我的心揪起来，我在节目中再三拜托人民公园附件的听众或者是路过那个地方的人留意一下，帮帮这个小伙子。不断有人打热线电话安慰张浩，不断有人打电话说他们已经在出门去寻找的路上了，不断有人说寻找的情况，那天我们的节目中只有一个名字：张浩。节目要结束了终于有人说找到了在送来我们电台的路上了。那天走出广电大楼我就愣住了，午夜，我们楼前停满了车辆，站了好多从家里赶过来的听众，甚至还有人还为张浩带来了棉衣和吃的。为了一个陌生的异乡人，那一刻，我的心充满了温暖，我看到了一个词：力量。原来，有些事，我们可以更多的人和一起做啊。

 我第三个故事要讲的就是这个老人，他叫韩存灼。今年93岁了，他1943年加入峄县武工队，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一位老革命。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他参与筹建枣庄市薛城区张范街道恒山口革命烈士纪念堂，建好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离开，守着纪念堂里七十五位战友的英灵一直到现在，整整41年了。儿孙们觉得他年事已高想接他回去，他不肯，他说作为战友，他要为他们站这最后一班岗。纪念堂里原来没有电，一台小收音机陪着他，韩大爷就这样跟我们节目结下了缘分，我把他的故事做了一期节目，起名叫：守护。讲给更多的人听。

韩大爷现在经常给我打电话，我们爷俩就聊聊天，那些战友的故事都活在了他的心里，他讲给我听，我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过着现代生活的人们知道，这块土地上曾经为之付出鲜血和生命的那些普通英雄们。韩大爷给我讲过一个叫做赵博的烈士在牺牲前写过一个自白书，我记得中间有这么几句：

刀枪剑戟我敢走，

　　烈火油锅俺敢投，

　　来来来，

　　顺着荒山走，

光荣的牺牲把名留。

我常常在这慷慨激昂的话语中想，英雄青山埋忠骨，韩大爷在守护着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吧，我在守护什么呢？一个新闻工作者要做什么？一个记者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我找到撒网的父亲让那个孩子拥有来自亲人的温暖，让家庭不再有壁垒和坚冰，我通过电波传递一种爱给绝望的张浩，让善良播撒希望之花，我在每天家长里短婆婆妈妈的繁琐中调解安抚，我在哭泣彷徨的倾诉中疏导鼓励，我在故事中感动着别人又被别人的故事感动。我用二十四年夜晚的坚守践行一个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这是我的信念，在距离人心最近的地方，点亮夜晚的灯。这应该也是一种守护吧！